通志堂經解

D-12
1.411
180

12
門
卷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七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大誥

此篇乃管叔及其羣弟倡為無根之言挾殷之餘孽以紊王室周公將與天下共誅之而外之邦君與夫內之御事猶日前之安憚於勞苦不肯為之協謀同心討平僭叛周公歷陳其所以征之之意蓋奉上天命而繼寧考之功雖欲已之而有不可已者其言丁寧反覆將以曉其未悟之情此大誥之所以作也篇名以大誥者漢孔氏曰陳大道以誥天下遂以名篇孔氏徒見篇首有猷大誥爾多

通志堂

邦之言以猷訓道故以大爲陳大道也使猷之一
字果如孔氏之訓以爲道然經先言猷而後曰大
誥爾多邦又安以大爲陳大道乎又況猷之一字
實非訓道也然則以大誥名篇者蓋以篇中有猷
大誥爾多邦之言故攝取此二字以爲簡編之別
耳其曰誥者猶湯誥所謂誕告盤庚所謂歷告也
泰誓之篇有大會于孟津之言而其書則誓體也
故謂之泰誓此篇取於大誥爾多邦之言故謂之
大誥非有他義也薛氏曰以新造之周而三監叛
則其事大矣應天順人以征姦慝而寧區夏則其
義大矣命之曰大誥其意蓋出於此其失又甚於

孔氏矣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大誥

漢孔氏曰三監管蔡商商蓋指武庚也漢地理志
云周滅殷分其畿内爲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邶
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
民謂之三監孔氏之說正與此同然案孟子曰周
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謂之監殷則以武庚
乃商紂之元子恐其痛社稷之隕滅時伺我家國
之便以逞其志也故使管叔監之若以武庚預三
監之數則武庚果何所監哉故知三監從鄭康成

之說謂管蔡霍也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官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以此觀之則康成之說信矣夫武王之封武庚而乃使三叔監之是乃有疑之之心矣疑之而遂封之者蓋武王之不得已也湯之伐桀桀舍其社稷竄于南巢湯於是置之而不問而夏之都邑無復桀之子孫故於湯誥之序曰湯既黜夏命也武王之伐紂也其心亦無以異於湯之於桀非有殺之之意也不幸而紂之前徒倒戈自相屠滅并及於紂此豈其本心哉故不得已而封其子於故都舊地以示天下

及武庚既叛而自絶於周於是始有黜殷命之志焉故此篇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也以周之所以建三監以監武庚者實出於武王之不得已而亦不敢保武庚之必不叛也武王使三叔監而三叔當王室之大變乃挾殷以叛淮土之夷亦與之同惡相濟以逞其志故周公於是相成王將滅殷之後而伐之也言三監及淮夷叛蓋謂其挾殷以叛也故繼之曰周公相成王將黜殷非殷預三監之數也周家之基業肇興於邠岐集勳於豐鎬化行於江漢之域故西南夷最先服而東夷之服也為最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與於牧野之戰及既

克商而通道九夷八蠻則西旅底貢厥葵是服於周者皆西夷與南夷彼東方之夷既周家聲教之所未及則其助於武庚之亂者蓋其勢然也方東夷之狼子野心未能慕義以奉周家之命而適有武庚之變焉安得不相挺以爲肱髀之勢淮夷漢孔氏曰徐奄之屬然案閟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春秋昭四年書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既有徐又有淮夷則淮夷與徐當各爲種落不可以合而爲一也逸書之序於成王政將蒲姑但言踐奄而闕宅之序乃言滅淮夷則奄似是淮夷之一種此言淮夷叛而多士則曰昔朕來自奄則淮夷之爲奄可見矣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當管蔡挾武庚以叛也周公攝政天下之事皆決於公則夫合邦君御事於朝而告之以黜殷之意者周公之任也然政雖總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號令雖由己出而必稱王命以告之此經所以稱王若曰而序則言周公相成王以相發明也

鄭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此言實害教之大者唐孔氏既已辯之矣此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徵子之命曰王若曰猷殷王元子多士曰猷誥爾多士多方曰王若曰猷誥爾四國多方孔氏皆以猷訓道於此篇及多士多方則皆曰以道告之於徵子之命則曰順道本而稱之此篇及多方先言猷而後言誥其曰以道誥之猶可爲說至徵子之命上言猷而下言殷王元子而以爲順道本而稱之尤爲無義鄭康成王子雍則皆移猷於告字之下王莽之作大誥改猷字爲道亦在誥字之下其言大誥道諸侯王顏師古

注曰言以大道告諸侯以下其說大抵牽強而費力某竊意所謂猷者皆發語之辭也堯典曰咨汝羲暨和舜典曰咨十有二牧甘誓曰嗟六事之人胤征曰嗟予有衆曰咨曰嗟皆發語之辭蓋咨之爲字至夏時變而爲嗟此類是也猷字正與咨嗟同竊意至於周時其發語之辭且復變而爲猷矣案爾雅猷之詁訓最爲不一或曰言也或曰已也或曰可也或曰圖也豈但訓道而已哉此所以知其或爲發語之辭也然既久遠雖意其爲發語之辭然亦不敢指言其何訓也越及也御事治事之臣也將大誥多邦之君及御事之臣以黜殷之意

故發語而告之也弗弔者當作相弔之弔讀言爲天之所恤此篇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多士曰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君奭曰弗弔天降喪于殷孔氏皆以弔訓至節南山之詩曰弗弔昊天亂靡有定鄭說亦然案春秋左傳成七年吳伐郯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引詩弗弔昊天以爲證則弔之訓恤其亦尚矣又如魯弔宋災曰若之何不弔臧孫紇出奔邾曰敢告不弔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天不弔周皆言其不爲天所弔恤先儒之訓失其義矣周公之誥多方以謂我不爲天之弔恤者以天降凶害

于周家蓋武王遽喪而不少延其命也案史記武王有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繆卜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欲代武王明日武王有瘳其後王崩徐廣據封禪書以謂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此所以曰不少延也班孟堅據文王世子之言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後四年乃武王克殷之歲年八十六後七年而崩其年數雖同然以理推則有未安者周公禱于三王雖武王翼日有瘳矣然意以是歲崩也故此曰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使其克商七年而崩則亦可謂少延而天下既定於周矣武庚豈復有反鄙我周邦

之望哉先儒以不少為絶句以延字屬於下句其曰不少者謂三監及淮夷並作難也據此篇之意先言周家新造而武王遽喪成王以幼沖之資繼承先業恐其弗克負荷慄慄危懼期以保前人之基緒而已而三叔武庚乃為此舉以覬所非望故自越茲蠢而下然後言三監及淮夷之作難所謂不少延者但言武王之即世也王氏蘇氏皆以延字屬上句讀蓋得之矣無疆大歷服正猶舜禹所謂在躬之曆數也言我周家膺天命而享其歷數緜緜延延無有窮已也武王既喪矣故大懼成王以幼沖之資而繼周家之曆數以配天作君其智

識未達尚不能造於知人之哲分別邪正遴簡賢能以迪民而使之安其居況其能至於知天命者乎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自不惑而積之然後至於知天命弗迪哲則非不惑矣其於知天命之不能至蓋可知也既不能至於知天命則天之聰明畏必不知所以順而憲之者其於履至尊之位繼無疆大歷之事不亦難乎故我小子之志兢兢業業惕然危懼惟恐其弗克負荷若涉深淵之中惟往求我之所以濟難之道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此則言其所以往求朕攸濟以纘承文武

之不烈守之而不敢忘也然敷賁敷前人受命其說不明白如孔氏以賁爲大則讀爲扶云反與宏茲賁之賁同敷賁者言布行大道敷前人受命者布陳文武受命也然經但言敷賁又以爲陳大道其說迂曲蘇氏林子晦則皆以賁爲飾讀爲被義反蘇氏謂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林子晦謂敷賁者修明典章以敷施賁飾於天下也其與孔氏雖音訓不同而其義之不明白則一也惟王氏疑其有脫誤而不可知者宜闕之此爲得體薛博士增廣王氏之說尤爲詳備曰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殷小腆誕敢紀其

敘天降威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凡此皆書義疑有脫誤不可知者學者闕焉王氏解經每不合於義者不旁引曲取以爲之說至闕之此王氏之所長也鴟鴞之詩周公所以貽于成王之言也大誥之書其所謂誥于多邦御事之言也金縢之冊則其所以禱于三王之言也此三者雖不同而其意則未嘗或異蓋皆以閔武王之既喪懼周室之將亡而奮不顧身以當社稷宗廟之憂責也鴟鴞大誥之言成王非不之見也然而未之行者蓋其心惑於流言而未諒夫周公之心果如

是也及其啓金縢之冊見其所以禱於冥冥之中與其所以宣言於昭昭之際者曾無少異然後信其果如鴟鴞大誥之言而其心之忠於王室無復可疑者向微金縢之冊則成王之疑無自而釋矣而周公之心亦終無以見於天下後世矣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

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前既云天以大命佑我周家雖使武王自百里而興伐暴戡亂拯斯民於塗炭之中以奄有九有之衆然而不使之享國家長久使得以創業垂統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爲萬世無窮之基而遽喪於克商之後以新造未集之國而幼沖之主實當是責故惴惴然唯恐患難之來乘間投隙肆其不軌以墮我祖宗傳受之大業矣於是遂言武庚之叛其征與不征實我國家社稷安危之所繫故上稽天心下順人意知其不可以不征也予不敢閉于降威者言武王之喪是天下其威於我國家而我不敢閉拒之也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不敢閉者以其天命之不可逃也亦順受之而已矣此云天降威即上文所謂天降割也惟天威之不可抵當此之時又審其吉凶以爲避就之謀者亦不遑暇

思神而已於是用我考寧王所遺我之大寶龜而卜之以觀吉凶之所在繼天之明而即其命紹天明言龜可以繼天之明也蓋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玄遠無紹介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矣此所以即命也寧王即武王也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則此篇所稱考寧王寧考寧人皆是武王也先儒以寧王爲文王殊失經意然以寧考爲文王則亦不可此篇之辭雖出於周公而其辭則指成王爲主曰予沖人曰予小子是也成王不可謂文王爲考先儒已知其說之不通故於寧考則曰寧祖聖考以寧爲寧祖

以考爲聖考是以寧字爲一人考字爲一人非也
言之體也以寧云者謂武王去殘賊以安天下之
民也曰寧王曰寧考曰寧人正如盤庚曰先后曰
高后曰先神后但變其文耳非有異義也寧王遺
我大寶龜者蓋古者將欲決嫌疑定猶豫以通幽
明之情使其應如響無有毫釐抄忽之差者而必
有藉於靈龜故其得之也則珍而藏之以爲國之
寶俟有事而用之世世以是傳而不失也楚語曰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公羊傳曰寶者何龜青純
何休註曰千載之龜青髯明于吉凶謂之寶世世
保用之辭左傳吳王之弟蹶由曰國之守龜其何

事不卜謂之守龜蓋世之所守以爲寶故也若邊
之昭兆臧氏之僕句皆所謂寶龜也故成王將卜
龜以紹天之明而即命而其所用者乃武王所以
遺之者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則
龜所告之辭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
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春秋所謂
繇也唐孔氏春秋正義曰兆頌舊有此辭非卜人
始爲之也則知頌者蓋古者卜筮之書既灼龜而
得此兆體矣又以此兆體而玩其辭也晉獻公之
卜而其辭曰卑之踰讓公之羭莊公之卜而其辭
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此皆兆頌舊有此

辭因卜而適得之耳然不知其辭出於何代也至於漢時亦有此書如漢文帝之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后以光是也成王以武王既喪之故灼龜啓書以占周家之休咎而其繇辭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言將有大艱之事及於西土西土之人亦爲之擾而不安也方是時三叔之流言未作武庚之叛未興而龜兆之言已云爾也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是時周家將有不率厥典之人唇齒相依以危王室其爲禍也大矣此所以見于卜

龜而其辭云爾也故於今三監淮夷果蠢蠢然而動則龜之所告信其驗也自殷小腆而下則方言其越茲蠢之事以明龜之有知也殷小腆誕敢紀其敘者漢孔氏曰殷後小國腆腆然之祿父大敢紀其王業之敘而欲興復之蘇氏以腆爲厚言殷小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案左氏曰不腆弊邑則腆之字固當訓厚孔氏以爲腆腆然固不如蘇氏以爲殷小富厚然其說亦不明白蓋經既云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必欲從而爲之說則其言當如是云爾要之此兩句乃是成王既言卜辭然後以事應繼之其所言者必殷人背叛之事然其語則

聱牙難通必欲字字而爲之說則非多聞闕疑之義故當以意逆志而闕其辭之不可知者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言天降威威于我國家武王既棄天下而繼有三叔流言之疵民將不安武庚知之故其言曰我將紹我湯之業而光復之殷既復則反以我周家爲鄙矣武庚以叛臣之餘而有反鄙我周邦之言則其志不小矣縱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患此所以不可不征也然其征之也必上得天心下得人心而後可以勝故成王於是又陳其得天人之應而有勝之之理也今蠢今翼日言當此武庚蠢動之明日民之賢

者有十夫來助予往征以撫安寧考武王所圖之功也民獻與益稷所謂黎獻同將興師動衆以討不逞之武庚而十夫以賢能之才爲我左右之助則我所有之大事固爲休矣及其灼龜以卜師之勝負則三龜又皆弁吉民獻有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家有必勝之理而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而不征也漢孔氏於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則言我不敢閉絶天所下威用而不行將欲伐四國其於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則言文王遺我大寶龜疑則卜之以繼天明就命而行之言卜不可違夫

孔氏以用字屬上句讀固爲非矣而以其遺大寶龜爲卜伐四國則是其意謂此所言朕卜并吉者即上文用大寶龜而卜也蓋孔氏既以天降割與天降威爲四國之叛則安得不以遺大寶龜爲征伐之事乎蘇氏雖以天降割爲武王之喪至於天降威則亦以爲三監叛也但於其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成王何從而知其吉乎若其始卜之其兆體異耳果如蘇氏之意則天降威爲三監之叛所謂用大寶龜與夫朕卜并吉者其止一事而重言之乎抑其當時之再卜乎若此二者只一事而再言之則其卜兆之辭但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

不靜成王何從而知其吉乎若其始卜之其兆體之辭如此而其再卜則吉無乃瀆乎春秋左傳曰晉趙鞅率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信也瀆龜之卜趙鞅尚不肯爲而謂周公爲之乎此其爲說蓋由於以天降威爲三監之叛故其牴牾必至於此殊不知用大寶龜者當武王之既喪而卜也朕卜并吉者卜伐武庚也成王當嬛嬛在疚之時而占國之災祥乃得此兆既而武庚作亂則不靜之言驗矣乃將征之而又以其勝負卜之於龜則得吉兆也如此則其義上下相屬方爲明白周之興師也庶邦御

事皆有難色獨此十夫者爲之輔翼而遂以爲我有大事休者蓋十夫爲之助則得民之心矣晉楚之兵遇於桑隧趙同趙括欲戰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皆不欲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周公既得十夫之助則雖邦君御事皆以爲未可而民之心自可見矣此正欒武子之意也漢周亞夫伐楚得劇孟若一敵國夫劇孟者特一游俠之雄耳亞夫得之尚賴之爲重況此十人謂之

民獻則其得之而以卜人之心豈不可哉此十夫者周公得之而其喜如此則其人必非瑣瑣者惜其名氏不見於後世揚雄曰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其於十夫亦云惟其十夫予翼以得人之助朕卜并吉以得天之助故今我告爾邦君諸侯之相親友者與尹氏之官以至衆士御事之臣曰我既卜之於龜而得吉矣我當與爾衆邦伋義興兵以伐殷之逋亡播蕩之臣武庚也尹氏與牧誓之師氏同洪範所謂師尹惟日是也爾庶邦君至於御事之臣今乃無不以言復曰今將帥以伐殷其勢難而其事大不可以輕動也西土之人所以

不靜者雖武庚之叛天下爲之騷動不寧而其源則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則不可以不自反也故我小子當成其敬以修己而已未可征也王何不違卜而必欲從之乎害與害滌害否之害同王莽曰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而終顛師古曰害讀曰曷正此類也漢孔氏曰王室有害固宜從卜王氏曰王其咎之害在於不違卜也皆誤矣爾庶邦御事之言既如此故我沖人長以此艱難而思乃發嘆曰四國之叛而我征之信蠢動天下使其無妻之鰥無夫之寡不得安居而樂業是誠可哀也我非忍於此也蓋以我繼世以有天下爲天之所役使而天之所遺我者大所投我者艱謂其坐然以幼沖之資而負祖宗之託以嬛嬛在疚之初而當變故之興我當赫然發憤討平僭叛以繫固周家之業非我之自恤也爾庶邦君而下當以義而安我曰無拘於所憂之可畏縮而不之決也惟當張皇六師往而滅殷以成武王所圖之功蓋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矣今乃使之遺孽絶而復續豈不喪武王所圖之功乎爾之所以安我之義當如此今乃欲舍武庚而不治豈義也哉蓋邦君御事既以亦惟在王宮邦君咎成王又以考翼而勉成王故成王自責以爲我以一身而負艱難之

責則其毒民以興師者豈爲一已之故哉我之興師既非徇一已之私憂凡欲聿追來孝以光大前人也則爾羣臣其可以徇私意臆之見而不念天下之大謀與我合謀同心共底安平乎故成王以此而責之也夫以周家新造而管蔡以叔父之尊挾殷之餘孽以閙王室此固天下之所共怒者也爾邦君者列周之爵分周之土以爲周之藩而尹士庶士御事又皆食周之祿任周之職以効其才能則武庚之亂宜其協一心以與天下共誅之也今乃倡爲不可征之言者蓋其志苟目前之安而不慮身後之患謂武庚之叛有以服其心則自可不動干戈而平之矣何必老師費財交鋒接刃而後爲得計哉昔湯伐夏以救民毫之民以爲夏罪其如台故咎湯以爲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夫湯之兵爲應天順人而舉也今毫人徒以桀滅德作威以敷虐于萬方而毫邑未被其禍故憚於行役戰鬬之事而出此言也庶邦御事之不肯致討于武庚其意亦若是而已矣殊不知自古有天下之禍常起於一隅而其蔓延之久則徧於天下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今管蔡以叔父之親武庚以殷家之裔又與淮夷同惡相濟使其一旦滋蔓羣方響應

雖竭天下之力亦末如之何也已矣漢景帝之時吳楚七國作亂於山東其聲燄甚熾惟漢遣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之兵倍道而進故一鼓而滅之不然不獨關東非漢有也自關以西亦將有累卵之危矣晉武帝既死惠帝以昏童而即祚當是時八王以肺腑之親更相屠滅戎羯乘之中夏鼎沸歷數百年而後定管蔡武庚之亂而又挾淮夷以爲重此其爲變蓋不減於八王與五胡也使成王信邦君御事之言置而不問惟欲考翼以服之未必無晉之禍故予謂當武王之喪而卜之以龜也其繇辭已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管蔡

喪亂於東土則西土之人宜無所預也而龜辭以爲西土之人亦爲之不靜者蓋天下之勢然也晉八王五胡之事蓋可見矣西土人亦不靜則寧考之圖功將敗壞而不立矣雖成王所以處已者固未嘗不敬然管蔡商奄之頑愚非文教之所能遽服故欲成寧考之圖功則不可以不征也成王既謂欲成寧考之圖功則管蔡商奄在所必征不可以邦君御事之所不欲而遂置之也況天之吉卜又不可以有違苟違卜而不征則吉將轉而爲凶雖欲考翼以終寧王之功豈可得哉故我之所以不違者是乃所以成寧考之圖功也如之何而謂

我不違卜爲非哉故我小子不敢廢上帝之命而違卜其所以不敢廢上帝命者則以上帝專美文王之德使之自百里邦而興遂有天下亦惟卜之用而不敢替也故能受天命以傳於我小子視武王誓師之言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則是武王之所以克商者惟以不違卜故也使其違卜則獲罪於天而無所禱矣故曰予不順天厥罪惟鈞以武王之聖德尚不敢廢上帝之命而況小子乎武王之克商既獲仁人又加之夢卜之協其天人之應不期而同所以遂克商而有天下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況又卜之吉哉天人之應亦如武王之世則武之征我庚不獨成寧考之功亦所以述寧考之事也洪範之稽疑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至於謀及卿士庶民之或從或違而龜筮並從則亦不失其爲吉蓋以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惟卜筮之信故也成王之伐武庚雖邦君庶士御事有異言然周公之心既以不疑而卜筮又吉是亦洪範之所謂吉也況又十夫之予翼以十夫爲主則卿士大夫蓋不盡逆也何爲而不可征哉此所以亦惟卜之用也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此又嗟嘆而申言之也言天道無私甚明而可畏今以吉卜而畀

我則欲我討平僭叛以光大周室是天之意其於
國家之積累基業欲弼而成之也天既弼我之基
業而我乃不從卜以征是我自棄其基業矣則天
之明畏必將移其禍以延于我邦矣如此則非天
之棄周乃周之自棄也然則如之何而不可征哉
邦君庶士御事之人其不知天命如此周公之所
以諄諄反覆而告之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
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
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

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
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
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
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當周之初基其所以固結民心而維持社稷者未
久也武王遽棄羣臣而傳於童孺之成王焉大位
薂之窺也幼主耶之伺也則當時已有岌岌之勢
矣而況管蔡以兄弟之親而肆其無根之言武庚
以殷商之孽而懷其克復之志淮夷以介鱗之種

而逞其吞噬之心三惡相濟興兵而西民心一搖則周之社稷其存亡蓋未可知也如是則豈武王之所望於後人以建立綱紀而鞏固基業之本志哉龜繇之辭謂西土之大而亦將不靜其言非不驗也而邦君御事乃懷其臆見謂西土之所以不靜者惟在夫王宮邦君室有以致之耳苟自反而考翼則所謂大艱者不足慮也何事興干戈然後能勝之哉殊不知武庚挾管蔡淮夷以叛其志不細也如縱之而不誅則猶養疽囊焉不知將潰而發也御事邦君既不肯從周公以征而狥其私見以苟一時之安使周公驅之以勢脅之以威夫誰敢有異議哉然而周公之心則不忍劫其不服之心而彊使之以事其所以告喻之者反覆宛轉欲以曉其未悟之情使其釋然而醒然後與之東計不義故自弼我丕丕基以上所以陳述其東征之事蓋將從吉卜以服上天之命而繼武王之成績非我之好大喜功而爲是舉也其言詳而明嚴而盡固無餘蘊矣然周公之心猶以爲未也又從而告喻之凡言王曰者皆語之更端也蓋所以曉譬未悟者不得不然此古人忠厚之心也爾惟舊人者言爾邦君御事皆舊有位之人事武王者也周家之業自后稷公劉以來至於太王王季文王積

德累功以肇造區夏武王繼之又能兢兢業業夙夜匪懈以致其勤然後克商而有天下爾既先世之舊人當大能遠省前事豈不知寧王若是之勤哉而今也有武庚之變苟舍而不治則寧王之勤勞以遺後人者將無所繼而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曆於我而殄絕矣蓋武庚之叛是天之閉塞以使我毖慎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疢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我其敢不極盡而使無遺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乎盡力以終其所圖之事則寧王之勤勞以遺我後人者乃為有所貽也爾既知天胡不為我而扇

為此異論哉故我今諄諄然反覆論難使汝之心信然以為如此故曰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也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化誘者有優游不迫之意盤庚曰盤庚敷于民此篇云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曰敷曰化誘皆先王忠厚之道也天棐忱辭言空言無實者不足以感天之所以輔我惟以我有至誠之辭非矯僞飾以誣天也然天不言胡為而知天之輔我哉惟考之於民而已十夫以民獻而來助於是則民助之矣民助之則天助之也蓋可見矣天既輔我予何敢不討平僭叛以安周室使前寧人所圖之功於

是而有所終乎武庚之亂非天棄周而復商也蓋以此而勤勞恣慎我民使其憂畏之心未嘗暫替若人有疾則其謹起居節飲食嘗藥石以去斯疾者其心當如何也則我何敢不奉順天意以從吉卜使于前寧人所受之美命於此而有終乎卒寧王圖事于前寧人圖功攸終者蓋欲紹隆基業以繼前人之成績也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者蓋欲永膺歷數以繼武王之美命也唐孔氏曰三者文辭異同義不甚異大意推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丁寧以勸民耳此說是也但不當以寧王爲文王耳或者於此之類皆必從而爲之說錙銖而較之皆鑿說也王曰若昔朕其逝孔氏曰順古道我其往東征矣王氏亦曰順古之道以朕其往而征之也然上文但言前人之烈待我而後成不可不順天命以征之初無有順古道之事則與上文不接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也此說是也蓋當武庚之亂周公遂欲舉天下之兵以征之其所以遲遲而未行則以邦君御事之言謂其艱大而不可輕動我以此言隱之於心而日日在念也雖以艱大之言而日思之然上考天心下稽人事則其勢蓋所必征不可以其艱大而不以身當其責也故以作室

耕事而喻焉人之作室其父已審其向背定其高下而致法矣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締構一屋乎人之耕田其父既已反土而菑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成熟而穫之乎夫作室耕田非是父既厎法而其堂架必委之於子父既菑田而其播種必委之於子蓋設爲此論故也武王初基而遽即世猶父之厎法菑田未能成效也今武庚之亂我尚不能討而滅之以安社稷於幾危其敢望周家之世世享祚而不絶乎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蓋父之厎法菑田是欽其事也父欽其事而子無以繼之則其父豈肯曰我之有後弗

棄基業乎必自以爲不幸而無後也武王克商而成王不能殄滅商之遺孽則武王在天之靈當以爲如何哉故我今不敢不於我之身持循寧王之大命而平定凶逆以定國家之基業也王氏曰於我者不敢以諉後人也武庚之叛在成王即位之初周公攝政之日則夫平定凶逆以奠國家之基業者正成王周公之責也使其不以此自任則豈足以爲武王之子乎爾邦君御事之不肯從我以征無乃爲不足以堪前人所付託之重乎故成王以此而自勉也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漢孔氏曰若兄弟父子之家乃有朋友來伐其

子民養其勸弗救者以子惡故以此四國將誅而
無救者罪大故也蘇氏之說與此亦不甚相遠夫
古人之取譬雖假設言亦必近於人情父之厥法
而子不肯堂父之菑田而子弗肯播蓋子之弗祗
厥父事而弗負荷則其至於此者蓋有之矣未有
父子兄弟之家至於朋友伐其子而不之救者夫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同室之人鬬被髮纓冠而
往救可也蓋其情之所在有不期然而然者豈以
不救為是乎孔氏之說為不近人情矣而諸家之
說大抵迂曲惟王氏閒之為得於是又嗟嘆而言
曰肆哉漢孔氏以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

侯及臣下治事者孔氏之意以肆訓今故為此言
爾雅曰肆今也則肆之訓今固有此理然經但言
肆傳遂以為今可也又以為今伐四國必克之豈
肆之一字而道理如此其多其說蔓衍不足取也
王氏以肆為涉危難而無所忌蘇氏以肆為過亦
旨迂曲不如顏師古之說王莽之作大誥亦曰嗚
呼肆哉而師古曰肆勸也勸令陳力蓋當武庚之
叛邦君御事與國同其休戚者固宜投袂而起赴
功趨事以致其協贊之力今既有異議而不肯從
我以征則其心必遷延齟齬而不陳力矣故嗟嘆
而欲其陳力以戡難也其所以告諭邦君御事之

衆而勸之陳力者則以奭邦由哲故也奭與用奭厥師同蓋當夫朝廷有大議論國有大利害彼以爲是此以爲非彼以爲否此以爲可互相矛盾紛紜交錯而不決焉非有大過人之智足以決斷定大計則安能使邦之奭明而無疑謀哉此奭邦所以由哲人也武庚之亂神人之所共怒周公相成王固有必征之意而邦君御事乃以爲不可周公成王亦以此之故爲之遲回而不決既此十人惠然而來而皆以爲可征則我得其左右之助而國論自此定矣則夫十人者蓋哲人也十人之所以爲哲人者以其能迪知上帝之命故也故天之眷

顧於我周家其情蓋未艾也既使之克商而有天下矣雖然遺孽乘間而起而天之心未庸釋也彼天之於人君其去就從違之間不容毫釐之差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吉凶相承始反覆手耳自非迪知天命者不能奉而順之也天之於周既示言卜矣而邦君御事乃懷其臆見循其私欲以爲不可征欲王違卜而不用是不能知上帝之命也惟此十人知天命之固如此遂奮不顧身以來助其謀則成王之心自此判矣安得而不奭哉既奭邦由哲則爾邦君御事不可以不陳力也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

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漢孔氏曰於天輔誠汝天下是知無敢易天法況今天下罪于周使四國叛乎蓋始既言越裴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則孔氏從而訓釋之不得不如此云云也其意謂天所輔者惟至誠不欺之人故天下無敢變易法度以自絕于天今四國之叛是易法也然王氏以此為不可知而闕之蓋亦謹疑之義也大艱人謂三監也三監以兄弟手足之親挾武庚之叛間釁王室以是大近相伐於其室家之中室家之人至於有相吞滅之志而不利於國家則於大義不可以不征也蓋三叔雖周公之兄弟然既挾武庚以叛則是周公之讎矣正猶石厚助州吁不軌之謀則石碏當舉大義以滅之而爾邦君御事反以為不可征是爾不知天命之不易也天之命無常可謂難矣今有吉卜而不用則安知其不為凶乎此其不易也爾不知天命之不易則邦無自而奭安可不從我以征哉唐孔氏曰管蔡導武庚為亂此答畧於管蔡者猶難以伐弟為言故專說武庚罪耳此說雖是而未之盡也蓋三叔之於武庚讎也其於周公兄弟

也今乃舍其兄弟而挾武庚以叛其惡播於天下矣邦君御事必知其爲可誅不以兄弟而疑之也其所以爲不可征者第以禍發於東土而西土無預焉故貪目前之安不肯從事於干戈欲成王考翼而彼自服也殊不知縱之而不誅則其禍必浸淫於西土其何以繼前人之業而舉上天之命乎故其兆之辭以爲西土亦將不靜周公既舉此以告之矣又謂其誕鄰胥伐于厥室其可以貪目前之安而不討之哉故其所誥之辭畧於管蔡也予永念曰予曷敢不終朕畝言管蔡之所以叛則以殷之遺孽猶有存者必以此藉口也故我之長念

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如田畝之終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不去則爲不終朕畝矣武王之伐紂也其誓師曰除惡務本正如此終朕畝之謂也蓋紂不克則其本不除武庚不除則其本不終然武王既以務本爲言周公既以終畝爲言則其於殷蓋疾之甚矣至其滅紂則封武庚誅武庚則封微子者蓋武王之所欲誅者紂而已武庚何罪焉成王之所欲誅者武庚而已微子何罪焉蓋惡之止於其身者聖人之忠厚也與

夫惡相而惡木邊之姓惡解而惡水中之蟹其遷
怒也有間矣天以吉卜錫我周家使我周家仗大
義以滅殷者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長享天下也
我今何以極卒寧王之圖功哉惟從吉卜則可矣
故卜不敢不從也而邦君御事乃以不違卜爲非
何哉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
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言天下之疆理莫非王者之土皆前人之指意者
我但率循謹守之而已矣今三監之叛侵欺王畧
固不可不征以奠其疆界況於卜龜而并吉則其

勝之也必矣故今我大以爾邦君御事東向征之
夫命之於天無有差忒卜之所陳既已若是可以
無疑矣王氏曰武庚所擇以爲商臣三叔周所任
以商事者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國疑之時相
率而爲亂非周公往征則國家安危存亡殆未可
知然承文武之後賢人衆多而迪知上帝以決此
議者十夫而已況後世之末流欲大有爲者乃欲
取同於汙俗之衆人乎王氏此言假之以爲新法
之地也故每於盤庚遷都周公東征以傅會其說
而私言之以寓其意焉殊不知已之所爲與盤庚
周公之事相近而實不侔也盤庚之遷都將以奉

上天之命而復先王之業也不遷則有墊溺之患
周公之東征亦將以奉上天之命而終前人之功
也不征則有割據之禍而當時邦伯師長邦君御
事玩一時之安而不慮他日之憂故扇爲異論以
搖其上盤庚周公於此惟不忍以利驅而勢迫之
故丁寧反覆至於再三必使之心悅誠服而後已
非是誥之而不從則遂脅之以刑威而有所不恤
也蓋必使其心皆信其所爲而後與之共事使其
誥之而不從而遂有所不恤則其與不誥也何以
異哉故盤庚之遷周公之征雖其始也有異同之
論而其既已誥之矣則莫不改心易慮惟上之是

聽不獨民獻十夫以爲可征也如王氏之說則是
周公之東征決其議者十夫而已其餘無預也蘇
氏曰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蓋爲王
氏而發也

微子之命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微子之命

微子之篇曰詔王子出迪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
子當紂之時蓋處可疑之地不可以諫而去商矣
雖其去商然亦遯于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
王既克紂稡之無主於是始抱祭器以歸周

左氏傳曰許僖公見楚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亦曰武王克商微子啓乃持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此二說皆謂微子雖去商而其歸周也乃在於武王克商之後但史記既謂其面縛而又稱其牽羊把茅此其爲異同耳唐孔氏所以闢其失也微子既歸于周但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左傳所謂復其所史記所謂復其位是也蘇氏曰武王將立殷後必以

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某竊以謂不然夫武庚之不肖固不如箕子微子使武王之命殷後擇其賢而立之則必以箕子微子先於武庚矣然其所以立武庚以爲商之後者非二子之讓而後立之也以其勢不可以不立武庚也湯之放桀必建立夏之子孫以奉其祭祀然而更擇土地以封之而已桀之故都則不使其子孫因而都也故其自夏而歸之亳則已謂之黜夏命矣武王之伐紂亦欲如湯之放桀苟其自竄放遐荒之地而不復居庶人之上以罹其凶害則應天順人之義畢矣不幸殷人倒戈之師自相

屠滅并及於紂武王之本志無以自明也於是使其子武庚因殷之故都以立商後而致其不忍之心則當是時也武庚以紂之嫡子幸脫於倒戈之後舍武庚而不立尚誰立哉某竊謂武王之立商後蓋屬意於武庚矣非二子辭而不受然後及之也然則武王之立武庚蓋出於不得已也夫滅其父而立其子又使因其好草竊姦宄之徒而君之則其乘間而肆亂也必矣故命三叔以懿親而監之苟三叔不挾之以叛則武庚雖動得乎既不可動則必將享其富貴以終其身傳之子孫而未艾也如此則何由而黜其命乎故洪範之序但言勝殷而不曰黜殷命如湯誥之所言也惟武庚忘我國家之大造而與三叔同惡竊發周公既已東征而誅之矣則朝歌不復可以立商家之子孫雖不可不擇其賢子孫以爲湯王之後然遂不封之於商丘矣則殷命自此而黜焉此序所以先言成王既黜殷命而殺武庚然後繼之曰命微子之名也武王之擇殷後也微子以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而又有賢德故以宋封之蓋武王之立商後則因其故都至成王之封微子則始國於宋樂記曰武王克殷既下車立殷之後於宋此說

爲誤矣唐孔氏曰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爲公令爲湯後此蓋順樂記之言而文致之耳未必有所據也其封微子也則爲書以命之蓋陳其所以封之之意而勉以所當爲之事後世之命官則必以制書蓋出於此然如說命畢命二命則不加之字而此則加之字者蓋說命畢命二字足以成文而此言微子命則非文辭之體故必加之字也微子者殷圻内之爵也既已封之宋則當曰宋公今不曰宋公之命而以微子之命名篇猶稱殷爵者箕子微子雖已歸於周而以商爵稱者蓋殷臣之客於周者也微子雖封於宋徒以武

庚既死而無後不可使先王之祀自此而絶也乃若其志則未嘗有臣周之意也故雖爵爲上公尹茲東夏而以殷爵圻内之封爲稱號此其所以命篇曰微子之命至於後世子孫亦皆以微子稱之非有他爵謚也箕子之於朝鮮非就封也意其引遯而去不食周粟如伯夷之隱於首陽也武王訪而得之於朝鮮然後因而封之雖封於朝鮮而猶稱箕子也箕子既已遯矣則其代殷後者非微子而何惟二子雖歸於周而未嘗臣爵此其所以與比干並稱而爲仁也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獻者發語之辭也微子帝乙之長子也故謂之殷王元子殷王指帝乙也其母未立爲后而生微子既立而生紂故以微子爲庶而紂爲嫡紂立而微子不立其實微子爲長子又在所當立者也成王將封微子於宋故發語曰獻而以殷王元子呼之自此而下則言其所以封之之意也蓋微子箕子之於周不惟其身有不爲臣之義而周家之於二子亦以賓禮待之不責其爲臣也故武王訪洪範則曰嗚呼箕子成王命微子曰獻殷王元子皆尊之之辭也其曰獻殷王元子正洪範嗚呼箕子之類也王氏以元爲善之長此蓋泥於易之言謂微子爲紂之諸子故從而爲之說耳其實微子者帝乙之首子當從史記之說也惟稽古崇德象賢此則總言其所以封之之意也林子和曰立微子爲殷後以周室言則爲稽古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則曰象賢此說是也前世帝王既以膺天之曆數以君臨萬國雖其後世絕滅不復履天下之籍亦必建之一邦使之宗廟世世血食者非特不忍絕人之祀亦所以存一代之制也中庸曰王天下有三重焉郊特牲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此皆古之道也故

成王稽而考之以立微子而代殷後也其代殷後者則以成湯之有德故也此之謂崇德其立微子者則以微子之賢克肖其祖也此之謂象賢蓋非成湯之盛德有奕世之餘慶則何以使其爵土之不絕非微子之賢則何以繼先人之緒而修其制度乎自統承先王至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此則言其所以稽古者當如是也自嗚呼乃祖成湯至德垂後裔此則言湯之德不可不崇也自爾惟踐修厥猷至尹茲東夏此則言微子之賢不可不立也禮記大傳曰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謂與民變革者也夫

三代之興既已受命矣則其一代之制如正朔服色之類莫不更張而一新之既已立一代之制矣然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前代之制豈可遂使之湮沒而不傳乎故必立二王之後使之各承其先王之統而修其一代之禮物禮物即服色正朔之類是也惟其立二王之後使之各承其先王之統而修一代之禮物其於天子蓋有不臣之義故作賓于王家也振鷺之詩曰我客戾止有客之詩曰有客有客皆言其爲王家之賓也左氏傳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有事而膳有喪而拜其賓之禮蓋若此之類也

然其作賓也豈特一再傳而已哉蓋將與國皆美
上下同享其慶以至於永世無窮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
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
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既言稽古以立先代之後其道當如此於是言湯
之德存則有以澤斯民沒則有以裕後昆此其所
以立其後而奉其祀也故嗟嘆而言曰爾之先祖
成湯有齊聖廣淵之四德故爲上天之所眷顧佑
助大受其命以代桀而有天下也史記曰幼而徇

齊裴駰曰齊速也左傳曰齊聖廣淵杜預曰齊中
也蘇氏則以齊訓肅後世以齊爲謚蓋出於此謚
法曰整肅篤莊曰齊蘇氏所謂肅蓋謂此也淵深
也湯既受天之命以伐夏救民故其撫綏斯民則
以寬仁之德而桀之威德作威以斁虐於萬方百
姓者一朝而除矣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而湯之
十一征乃使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其未
至也則曰胡爲後我其已至也則曰徯我后后來
其蘇蓋桀以邪虐湯以寬仁故斯民引領而望之湯
以仁義之師拯民於塗炭則其除殘去暴之功加
于一時而其德之盛餘慶所逮可以及其後世之

苗裔故雖更紂之虐武庚之叛而成王卒立微子以代其後屢絕而復續也湯之德固可以庇覆于後人而使之有爵土然非微子之象賢亦何以無忝厥祖而爲湯之子孫乎故遂言爾惟踐修厥猷蓋謂湯之道爾能踐而修之無所越焉踐與修身踐言之踐同謂履而行之也既能率由爾祖之道則其令聞之播於天下其來也舊矣非始於今日也既舊有令聞而又儼恪戒慎盡其孝道以肅恭神人此蓋指其抱祭器以歸周之事也夫微子不忍商家基緒之墜於是持其祭器以歸周使殷之先后復享其禋祀傳之子孫而不絕其可謂恪慎克孝肅恭神人矣故我一人謂汝之德實篤厚而不可忘也非特予一人之嘉之也上帝亦嘉汝之德而無不歆享下民亦嘉汝之德而莫不敬和爾之德既合於予一人又合於天又合於民則宜其列爵分土以九命之公而正茲東夏之民也宋在王室之東故謂之東夏王者之後稱公故曰建爾于上公也王氏曰微子爲商後得郊故稱其上帝時歆上帝時歆然後許之郊宜矣此說是也王者之後得用郊天之禮禮記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也微子之德既爲上帝之所歆則其祀帝於郊也神其吐之乎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自此而下則戒勑之辭言不可不敬其事言爾之往而就國當布汝之教訓以迪斯民也宋爲二王之後則成湯之廟得用天子之禮樂而微子身爲諸侯則惟當循上公九卿之禮此二者之間不可以毫釐差僭之故又戒之曰慎乃服命率由舊章蓋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偪能慎之而以典常自守則安有僭偪之過哉如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既不慎矣其後遂用於

羣公之廟於是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以至有二國逐君之禍蓋其源一開則其末流無所不至魯雖僭天子之禮樂以祀周公故其後則用之於羣公之廟又用之於三家之庭宋既用天子禮樂於成湯之廟則其於服命可不慎之哉成王之於宋其慎之如此則其於魯必不賜之以天子之禮樂也意者周室既衰而魯僭天子之禮遂設爲此辭謂本成王之時伯禽受之非我之罪也唐孔氏嘗謂周禮所載公侯伯子男土地之制乃諸侯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義乃除去本經妄爲之說予於魯用天子禮樂亦云既能慎其服命以率由典

章以謹其侯度而無不盡其道矣故上則可以藩屏王室以維持其社稷遠則可以光大烈祖而發揮其道德下則可以整齊斯民而率循其法度如此則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永安于上公之位以輔我一人雖世世可以享其德以保其邦家至於萬邦之廣亦將以汝而爲式則使我有周於宋永無厭斁之情矣蓋立二王之後欲其統承先王故勉之以洪乃烈祖欲其修其禮物勉之以慎乃服命欲其永世無窮故勉之以世世享德欲其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故勉之以俾我有周無斁有周無斁即有客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嗚呼者又嗟嘆以重其言也言我之所以命汝者其言丁寧反覆如此則爾之往即爾封惟無廢我所命汝之言服膺而勿失則其體莫大於此矣蘇氏曰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洪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非後世之所能及誠哉是言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周書

康誥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

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既克殷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餘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聃季載皆少未得封蓋自叔鮮而下皆是武王之弟武王

既有天下則選建親賢以爲藩翰之勢其母弟之親惟康叔聃季以其年齒尚幼未有分地餘皆建爲諸侯雖其稟凶醜之資如管叔蔡叔而其惡未暴於天下亦皆分茅列爵以爲諸侯且使監殷以制武庚之命武王之意既以武庚商之餘孽而以殷之故都授之懼其包藏禍心伺我國家之隙以逞其志故雖付之以舊地餘民而其權則管蔡叔之所專也管蔡當周公之攝政憤然有不平之心於是挾武庚作亂以間王室同惡相濟舉兵而西向周公既率邦君御事以征之居東二年管蔡及武庚咸服其辜於武庚則殺之而遂絶殷家之命

而管叔者亂之首也故亦殺之蔡叔降於管叔而囚之鄯鄯則殷之故都蓋已平定而無患矣然而前代之所建以爲萬乘之居其形勢雄於天下實中國之重地也則夫繼武庚之後而使之撫治之者不可不慎擇其人而況殷之餘民染紂之化草竊姦宄無所不爲而又重以武庚之猖獗則其桀驁之俗尤難治也非親則不可付以重地非賢則不可委以頑民康叔以弟之懿親而大有賢德於是以殷之餘民而封之於衞使撫有殷之故都而爲君也漢田肯言於高祖曰蔡形勝之國也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

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當周之時衛之形勢正猶漢之齊也故必康叔之親且賢然後可以任其責焉康叔者以周公之弟成王之叔父而建國於殷之故都且天子所賴以撫民而使之革心向化不可以無勑戒之辭此康誥酒誥梓材之所以作也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伐管蔡者周公也使康叔牧殷之餘民亦在周公攝政之日其篇中有曰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則是反覆丁寧而誥康叔以治國之道者周公也然其事雖本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爲天子一政一事莫非成王之所專也

周公但攝之而已故序推本而言遂以成王冠之也書之序其體不一有每篇而一序有二篇而一序有三篇而一序者蓋古者史之記載皆以簡冊之所載不可以繁多也故其於一簡之所不能載者則或析而爲二或析而爲三愈多而愈分雖其篇帙之分而其書之所由作則一此所以有異篇而共序也其所以分之則或因所作之時或因其所陳之言如泰誓三篇上篇則將會於孟津之時所作也中篇則戊午次於河朔所作也下篇則戊午之明日大巡六師所作也惟其時有先後之不同故其文之繁多則因其時而分之此三篇之誥

康叔蓋俱是四方之民五服之君咸造于洛邑周公慰勞而誥戒之時所作也其時既同則因其言之不同而分之康誥所言皆敬典愼罰之事酒誥所言則戒之無荒湎于酒以革殷之舊俗也梓材之事也惟其所誥之言不同故因而分之以爲篇冊之別此皆出於史官一時之意而不可以一槩論也故如泰誓之命篇則以一名而有上中下者之別此三篇則每篇而命之名是亦其一時史官各隨其指意而然也康叔者漢孔氏曰康圻內國名封字叔意謂武王之弟名封字叔當夫管蔡未

挾武庚以叛而成王未以殷之餘民而封之也則食采於圻內之康地焉周公既因會於洛而誥戒之史官遂序述其事而作此篇此篇有曰乃洪大誥治則此篇亦可以名大誥矣然周公之相成王而黜殷也其誥諭邦君御事以東征之意既以大誥名篇矣故此則以康叔言故擬取康之一字而以誥字繫之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案史記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遂誅管叔放蔡

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七年三月周公往營成周洛邑則是康叔之封蓋在於營洛前數年也今此篇之序既言成王既伐蔡叔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而其篇首則先言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然後始載成王誥康叔之語則似是先營洛邑而後封康叔故說者疑焉蘇氏遂謂自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皆洛誥之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其意蓋以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終篇初未及營洛之事故以爲簡編脫誤某嘗謂蘇氏之說經多失之易易則已意之有所未安者必改易經文以就之如此則經之本文其存者幾希非愼言闕疑之義也唐孔氏曰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夫使康叔之封果在於七年則是正營洛邑之歲而於經文可以無疑矣然管蔡既挾武庚以叛周公誅其元惡矣而其餘民之尚在者又皆長惡不悛未漸漬於周之美化使其三年伐三監而七年始封康叔則數年之間所以鎮撫而訓導者可以無其人邪孔氏亦知其說之不通故有遣人鎮守之說然此事無所經據但意之而已則孔氏亦是順經意而爲之說不足信也惟王博士曰四國

既誅商地始定然後封康叔康叔已封然後宅洛邑乃其事之序也此書先言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然後繼之以誥康叔之事蓋封康叔在於卜洛之前而誥康叔在於營洛之際當其營治則四方之民與夫五服之君長莫不咸在王者將欲孚大命於諸侯必於臣民所會之時而誥之則其所施者廣而所警者衆此康叔之誥所以在乎營洛之時此說近人蓋康叔之封固在卜洛之前而其誥之也乃在於營洛之際序之言蓋推本而言之耳使其始封之初即以此誥之則其書當爲命之體如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也惟其丁寧

而告之者不在於始封之初而在於營洛之際此所以不謂之命而謂之誥也蓋周公之營洛也將以殷之頑民遷而居之頑民之居於成周者周公既尹正之使之式化厥訓矣其所以丁寧而曉諭之者則有多士等篇頑民既遷居成周而其餘尚淹留於衛則以委康叔而任其司牧之職既以是而委之矣亦不可以無告戒之言也故於作新大邑之時殷之民或徙或否遂以是而誥康叔因以訓迪其餘民也此所以作誥在於營洛之際也惟三月者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哉生魄者謂明消而魄生三月之十六日也於三月之十六日周

公始造基而作新大邑于東國之洛洛在王室之東故也周官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洛邑之地既爲天地之中故作新之而四方之民莫不和悅而來會也其列爵分土布於九服之國則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莫咸在也周制爲九服王畿之外五百里曰侯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衛服之外則蠻服矣衛服以內即禹貢之綏服蠻服以內即禹貢之要服

華夷之境自此而分故其會於洛邑者惟此五者而已言此侯甸男邦采衛即召誥所謂侯甸男邦伯也特其言之詳略有不同耳亦猶大誥或曰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或曰邦君庶士御事也五服皆邦也而獨於男之下言之者唐孔氏曰五服男居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其說是也惟其四方之民皆大和會而五服之君皆與焉故其百官皆播率其民和悅而見士于周以服其役周公皆有以勤而勞之潘博士曰勤猶杕杜以勤歸之勤是也既勞之矣而又有以戒之故大誥之以治道雖大誥之以治道然其意蓋欲康叔盡其

所職以撫綏新民而革其舊習使之莫不遷善遠罪而無自棄於小人之域故於營洛邑之時而遂以此誥之也先儒言因大封命大誥以治道其意以洪爲大封命以大爲大誥以治道謂因大封命以誥之亦不必如此分別要之洪大皆一意也經之言其義同而重複言之者多矣豈可以一一從而爲之說耶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敉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孟侯謂爲諸侯之長也孟長也魯仲孫氏出於公子慶父之後慶父於三桓爲長故仲孫氏或稱孟氏則知孟者長也諸侯之長蓋州伯也王制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周之初時以周公召公分陝左右以爲二伯則知康叔爲諸侯之長蓋州伯也史記自康叔之子康伯至於昌伯六世皆以伯稱蓋謂是也至昌伯之子頃侯則不復爲之矣於是始稱侯也

而史記乃謂昌伯厚賂周夷王夷王始命衛進爲
侯而蘇黃門蓋以爲非矣朕其弟者康叔周公之
弟成王之叔父故周公以爲汝乃我之弟也如蘇
氏曰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
之言也故曰朕其弟此言是也封者康叔之名也
言其職爲諸侯之長而於天屬之親則我之弟乃
汝小子封也康叔既於周公爲弟故可以小子呼
之使其訓誥非周公之言則成王豈可以小子而
稱其叔父乎蓋此篇所誥皆周公之言但稱成王
之命耳既呼其名而使之前故自此以下皆誥之
之言也周公之誥康叔載於此篇首尾數百言多

及於愼刑敬罪之事者案左氏傳曰周克商使諸
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是武王克商之初
爲司寇者蘇公也立政所稱司寇蘇公式敬爾由
獄以長我王國是也史記管蔡世家云冉季康
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
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而左傳亦曰
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爲司寇則康叔在成王之
世實以衞侯繼蘇公居司寇之位至於成王顧命
之際召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是時康伯
嗣位尚居司寇之官歷事康王也竊謂周公以王
命作康誥之時雖使即封於衞而亦并以司寇誥

姦刑暴亂之事命之故其書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以外言者治殷頑民於衛者也以衛爲外則內事者司寇之事也惟其爲司寇之官故其言多及於愼刑敬罪之事然其誥之之始也必先世創業之艱難然後汝得以享其餘慶汝必在乎脩仁行義以無負於父兄付與之意然後有以輔翼王室以爲之藩翰也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在茲東土此蓋言文武以盛德大業上得天心下得民意以興我周邦遂使汝得以列爵分土而爲諸侯之長汝不可不思所以保而守之也丕顯考者言文王之德大明也其曰丕顯考者正猶盤庚所謂先神

后也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凡欲其脩德以子惠斯民而已其爲刑罰殺戮則誠有所不得已焉蓋以德者人之所同好也故我則明之使斯民莫不曉然而向化刑者人之所同惡也吾則愼之使斯民莫不難犯而易避董仲舒曰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則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如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以成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明德者陽出布施於上之譬也愼罰者使陰入伏於下之譬也明德謹罰則文王愛民之心至矣然其愛民之心尤爲著明者則在於鰥寡無告之民未

嘗有侮慢之心也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正謂此也夫論聖人之盛德必稱其不廢困窮不侮鰥寡者蓋困窮鰥寡人情之所易忽也於人情所忽者而仁惠加焉猶不敢侮慢則其餘可知也亦猶論離婁之明而稱其察秋毫之末論易牙之知味而稱其辨淄澠之眞至於不敢侮鰥寡則其深仁厚澤所以覆被斯民者無以復加矣而又當分別善惡進賢退不肖而使民知所好惡也故繼之以庸庸祗祗威威顯民先生於黜陟刑賞之間何所容心哉因其可用者則吾從而用之因其可敬者則吾從而敬之因其可威者吾從而威之用之者所謂使能也敬之者所謂尊賢也威之與所謂惟辟作威之威同庸其所可庸祗其所可祗威其所可威則民皆知好惡之所在故文王以此而明示於民也惟其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以盡其愛民之道而又進賢退不肖以盡其覩民之道故能肇造周室奄有區夏以爲天下之君雖其成效則履天子之圖籍以涖中國而撫四夷而其始則在於一二邦修之而已其修之者始於一二邦而其享之者必至於萬國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故也豈必廣土衆民而後能有爲哉惟得其民則得天下矣蓋文王之德若日月之照臨雖

光於四方而尤顯於西土故此西土岐周之民惟是怙恃冒被文王之德化歡聲洋溢稱頌而歌舞之故其道上聞於天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歸我也如此則天之聞之也安得而不美之乎如是乃大命文王誅殷伐紂膺受景命以王天下也文王克成厥勳以新周邦而其大統猶未集於其身其所以卒其伐功革商而爲周越厥邦厥民皆得其敘者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而行之也惟文武之積德累功以建立周家之社稷故爾小子封得以享其餘慶在茲東土列爲諸侯也夫人之愛其子孫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思以與其子孫亦人情之所皆然也文武之造周其勤勞若此亦欲其子孫千億宜君宜王緜緜延延而不絕也康叔既享其餘慶分茅於衛以爲諸侯之長則必思謹其侯度以藩王室然後可以享之而無愧也故周公之誥康叔必先以文武造周之艱難而汝因得以刻於諸侯爲之言也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蔡仲之命曰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君牙曰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冏命曰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此皆始命之辭故其篇皆命之體也而謂之作非在於康叔始封之時而在於營洛之後故不謂之命而謂之誥

蓋其言曰肆汝小子封在玆東土此乃既封於衛之辭與始命之辭異矣左氏春秋傳定四年衛子魚曰成王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信斯言也則是康誥之作乃在於始封康叔之時不惟與此篇之言始終不合亦汨夫誥命之體矣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夫文王之造周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其積德累功自百里而起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以致其不忍人之心而又能庸庸祗祗威威則賢人聚於朝而不仁者不得以播其惡於衆民之歸之也若水之就下故爲上天之所眷佑武王因之應天順人以有天下汝康叔於是得以懿親而爲東土之諸侯將使其知父兄之艱難則其享之也烏可以不念之哉然其所以念之者亦不在於他也旣以文王之餘慶而享其福祿則其舉而措之以治斯民者亦惟文王之是法而已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旣享文王之餘慶則遵文王之道以施之於民

其則亦豈遠哉故告之以今之治當在敬循汝考
文王之舊繼其所聞而服其德言所聞者即德言
也繼之則有以傳於後而不泯然又不可以徒繼
之而已又當服其言於身而允蹈之也衣德言若
說命所謂說乃言惟服是也祇遹文考而服膺其
言則其於治民蓋不難矣然自文考以前亦豈無
哲王哉去周之近者莫如殷自湯至於武丁賢聖
之君六七作其立政立事盡善盡美流風善政亦
猶有存者故不可不往而徧求之用之以安治斯
民也既徧求殷先哲王所以安治斯民者而用之
矣然當其先哲王之撫柔天下也朝廷之上公卿

之位蓋必有老成人年彌高而德彌邵其深謀遠
慮以佐其君而圖回四海者汝當大遠而思之宅
之於心而忖度之則知夫所以訓民之術矣夫惟
殷之聖君聖臣規模在茲既已徧求而遠思則其
學於古訓者不爲不至也然自殷以前自夏禹而
下豈無善政其可舍之而不求哉則在於古先哲
王之道又當別數求而聞由之以安斯民也由者
謂行之也孟子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
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
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

也是尚友也夫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又推之於一國以一國之士爲未足又推之於天下以天下之士爲未足又推之以尚論古人則尚友之心豈有旣哉今成王之詰康叔旣使之祗遹文考矣自文考推而上之又使之敷求殷先哲王及丕遠惟商耆成人自殷先哲王及商耆成人推而上之則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此所以尚論古人之世者也然其於殷先哲王則曰往敷求於商耆成人則曰遠惟於古先哲王則曰別求於殷先哲王則曰保乂於古先哲王則曰康保此蓋經緯其文以成述作之體正如舜典記載舜之巡守於南巡則曰如岱禮於西巡則曰如初於北巡則曰如西禮不必求其義也而王氏諸家皆從而爲之說其言破碎附會不足取信然經之大意蓋不在是也如必以此等語爲各有其義則於先哲王曰殷於商耆成人曰商亦必有說矣旣別求於古先王則其孳孳爲善不自任其聰明以淪亂斯民者至矣盡矣而又繼之曰弘于天弘者廣而大之之謂也薛氏曰人各有天如火始然如泉始達在廣而充之此說是也蓋康叔之治民固不可不取法於文考然文考必取法於殷先哲王及商耆成人故旣祗遹文王則當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耆成人也殷

先哲王商耆成人必取法於古先哲王故旣敷求
殷先哲王遠惟商耆成人則當別求古先哲王也
古先哲王必取法於天故別求古先哲王則當弘
于天也至於弘于天則無以復加矣道之大原出
於天故也召誥曰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
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亦此意能弘
于天則能順性命之理以成其德而可以裕乃身
矣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
皆若德裕乃身之效也自祇遹文考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以至於弘于天於是存心養性之道蓋

心廣體胖而民無有不被其澤如此則永綏厥位
不見廢於王命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惟曰其艾
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惟痛也瘝病也言康叔之治民不可以不敬當常
如疾痛在汝之身也子之所愼齊戰疾人之疾痛
在身者自非狂惑失志未有不致其愼者故兢兢
戰戰惟恐不及汝之敬於治民其心當如此不可
以須臾忘也人之常情天之高高而在上者固以
爲可畏至於下民林林然而在下則其心必輕而
忽之矣故戒之以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

保言天難諶命靡常甚可畏也然有德則親之有道則享之誠意孚於此而天意應於彼蓋疾於桴鼓之應以其所輔者誠也民之情好安而惡危好治而惡亂固大可見矣然而撫之則后虐之則讎離合之間不容毫髮之差則小人豈不難保乎能保小民則天必輔之矣苟惟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則民心未附其何以得天之心哉則民之可畏蓋與天之可畏無以異也故汝之往治之也則無以民為可忽必盡汝之心以治其國毋懷燕安而肆其逸豫之情乃可以治斯民矣此所以為不可不敬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不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蓋言汝之所以敬於治民不可使之有怨也故引其所聞於古人之言以戒之言致怨之道無小無大皆足以召亂惟其不可使之有怨而已無以為大而後可畏無以為小而不知恤五子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言當圖所以遠怨之道而已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也蓋治其國者必順於人而勉於己不順於人則暴戾悖亂以咈百姓之心不勉於己則般樂怠傲以縱一己

之欲怨安得而不聚哉此所以在乎惠其所當惠
懋其所當懋也欲惠其惠懋其懋則汝小子惟當
大我所以應保殷民之道應保者狥民之情而安
之也晁錯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
而不危如此之類皆所以應保之也王者之於民
一視而同仁固無間於彼此雖殷之餘民皆吾之
赤子也故其應保之心未嘗必替汝既爲君必當
有以洪而大之則所以治其國者盡於此矣又當助我宅天命以作新民也蓋康叔以衛
侯爲司寇既爲王之六卿分職而治則王之宅天

命以作新民其可不致其協贊之力哉惟其以弘
王應保殷民與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分而爲二則
成王得以司寇之職而告戒之蓋可見矣曰弘王
應保殷民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皆以王言之者蓋
此篇雖稱王命以誥其實周公之辭猶曰朕其弟
小子封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

惟康叔以列侯入仕於周厠於六卿之列則夫宅
天命以作新斯民者固當有以助王矣而其分職
也乃周官之司寇司寇之職掌邦禁以詰姦慝刑
暴亂者也既爲司寇司寇之官則不可不盡夫司寇之

職故又嗟歎而戒勑之言汝之所以行其刑罰當
致其敬明也蓋用刑之道惟敬故明王制曰刑者
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惟
盡心而不苟則既致其敬矣既致其敬則其意論
輕重之序謹測深淺之量豈有不明者哉王氏曰
敬明乃罰者教康叔以作新民之道也民習舊俗
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而一日欲作而
新之其變詐強梗將無所不爲非有以懲之則不
知所畏故當敬明乃罰也爲王氏之學者遂因其
說以謂殷之頑民難以仁懷易以威服此言甚非
先王之所以愛民之意夫秦自商鞅乃遺禮義棄
仁恩并心於進取秦俗日敗蓋不減於殷之頑民
也漢承秦後而蕭何曹參爲相以清靜寬厚爲天
下率破觚爲圜斲雕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而
黎民安乂作爲畫一之歌夫漢於秦之餘民尚不
忍以刑罰而繩之孰謂周公而肯爲此乎彼蓋見
此篇所言多及於敬刑慎罰之事求其說而不可
得故爲此說耳
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
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
辜時乃不可殺
此則敬明乃罰之事也夫惟天下之罪戾別白而

不可掩暴露而不可解大罪則加之以大刑小罪則加之以小罰如權衡焉不可以毫釐差則夫所以敬而明之固爲易也惟其疑獄之難決者則不可以不加意也故周公以此戒之蘇氏以謂周公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甲之罪小於乙之謂也非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當據法殺不可讞也乙之罪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災適爾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眞可讞也此說是也然於既道極厥辜則以爲人之罪法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然經言既道極厥辜即繼以時乃不可殺如蘇氏之說則當於其中間更加以常情恕之意而後文義乃足也此蓋罪之小者既終之而自作不法而又以爲法當爾故不可不殺罪之大者非終而眚災適爾而又自以爲己之辜故不可殺若今之律所謂自首者原其情之類也既道極厥辜者蓋既自以爲有罪云耳此蓋所以原情而定罪也使用法者不原情而定罪則取必於一定之法則刑辟之及與不及惟繫於幸與不幸之間耳諸葛孔明之治蜀也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自作不典式爾游辭巧飾之謂

既道極厥辜服罪輸情之謂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亦此意也然辭簡而意足此篇自人有小罪至時乃不可殺意與虞書同而文則衍矣此渾渾噩噩之異也唐孔氏嘗引陳壽之言曰皐陶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皐陶與舜禹陳謨周公與羣下矢誓也其意亦或然乎而謂君奭康誥乃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委悉抑亦當時設語好相煩復也此其評陳壽之失則是矣而以爲好煩復亦未悟夫渾渾噩噩之體自有詳略之不同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如上文所言小罪而非眚者不可以幸免大罪而非終者不至於濫及或殺或否各有輕重之敘則是汝之大明於事而有以服民也蓋前告之以敬明乃罰故此以爲有其敘則是汝能明之也刑既明則民服矣故天下莫不曉然知上之好惡此所以相戒勑懋勉而莫不和平也既明於刑以納斯民於和平之域則汝之爲司寇也可謂盡其職矣然汝之用法必常有不忍人之心而後可蓋司寇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則其心往往易流而入於忍也然先王之所以建典刑

之官其本意惟欲使天下亡一人之獄囹圄空虛刑措不用而已矣如舜之於九官播百穀者則必欲其百穀之豐敷五教之明典三禮者則欲其三禮之舉以至虞工之屬莫不皆然至於皐陶雖命之以明五刑而其意則在於刑期于無刑而已周公之誥康叔以敬明乃罰其意亦然也故既言乃大明服則又繼之以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所誠然不期然而然者也大學曰康誥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人之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保之此豈可以僞爲也哉舉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爲仁故若有疾則民莫不遷善遠罪而棄其過咎矣故曰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則民莫不安居樂業而各得其所矣故曰惟民其康乂既已棄咎既已康乂則孰有陷於罪而麗於刑此正先王之所以建刑官之本意也故雖命康叔以敬明乃罰而其意則惟欲康叔以是而存心也後之典獄者存心則不然矣故班孟堅曰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害患諺曰

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故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也此固獄吏之罪然亦上之人所以循名而責其實者不知使其以是而存心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自此以上則其恤刑慎罰以不忍人之心爲心者可謂至矣故又戒之以慎法也孔氏以無或刑人殺人爲絶句非汝封則以屬於又曰爲下句非汝封刑人殺人漢孔氏曰言得刑殺罪人夫經之言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孔氏以爲得刑殺罪人可乎

王氏曰刑人殺人非汝所刑殺乃天討有罪汝無或妄刑殺人也則其言勝於先儒然其於非汝封又曰劓則人則疑其當云又曰非汝封劓則人此則改易經文以就已意非闕疑之義唐孔氏以又曰爲周公述康叔之自言其說亦迂回宛轉不甚平易惟蘇氏以非汝封爲絶句不以冠於又曰之上則其義明白矣其說曰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至於劓則人則曰非汝獨生殺也劓則亦如之其文略蓋因前之辭也此說可謂盡之矣蓋司寇之職掌邦禁以懲夫不軌之民然法者天子之所與天

下共之也天子猶不可以上下其手況司寇乎是則刑人殺人非汝封之私意也然不任其私意者則其弊易至於廢弛厥職而他人或得以竊其權而用之矣汝既爲司寇之官豈可或移之他人哉劓截鼻也五刑之一則說文曰斷耳也雖不在於五刑然亦劓之類比於刑人殺人皆輕刑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外事者王氏曰人君以正德爲內事正法爲外事上所戒者正德之事於是戒之以正法之事以德與法而分內外既已非矣然自此以上是亦正法

之事也安得爲至此後方言外事乎蘇氏亦以德爲內政爲外惟先儒以爲外事諸侯奉王之事其說似之矣而未之盡也蓋上所言者司寇之事內事也外事者衛侯之事也以衛侯入爲大司寇故兼內外之事言之左傳定四年衛祝鮀曰成王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封於殷虛啓以商政疆以周索下言殷罰殷彝所謂啓以商政也則外事乃衛之事蓋灼然也周公前既以康叔爲司寇典刑之官故命以恤刑慎罰之事於是又謂不獨司寇之掌邦禁爲然也衛之刑禁亦當然爾汝陳時臬事者汝布陳是法以司牧其衆此殷家之刑

罰先後輕重各有倫敘當守而用之也臬法也要獄辭也殷家之罰信有倫矣因之要辭固麗於法矣然汝猶未必能得其情也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於一旬又其久者則至於一時法固然矣罪亦然矣無可生之道矣乃可大斷其辭而加以刑罰也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有不當悔之何及故不可不審也唐太宗問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正得周公之遺意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言汝陳是法事其罰之所斷則必以殷家之常法也既服念之久然後丕蔽其因也必以殷彝言不可以逞一已之喜怒也前言殷罰有倫蓋言殷家之罰固有其倫也此言罰蔽殷彝則謂汝之斷罰必以殷之常法也言殷罰殷彝唐孔氏曰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有殷故事可兼用者若今律無條求故書之比也用其義刑義殺言汝康叔以殷家之常法刑人殺人固當用其合宜者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欲也殷罰有倫罰蔽殷彝即上文所謂有敘也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即上

文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也爲司寇於內既當如此而衛之刑用於外者亦當如是也汝之於刑罰既能深思熟慮合於天下公心而不以逞其私意則汝之所爲可謂盡順而有敘矣然而汝當曰我未有能順之事也夫苟無所不順而嘵嘵然以告人曰此我之能順其事也則與夫不順者其何以異哉蓋自言其順者適足以掩其美不言其順者則其所順之事亦豈頓然而滅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盡遜而有敘固爲美矣驕心一生則其美不足觀矣故周公告康叔以惟曰未有遜事乃所以保其美也舜

稱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蓋矜則人與之爭能伐則人與之爭功自言其有遜事則必將有不遜之事矣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康叔以肺腑之親出則爲諸侯之長入則列六卿之位兼此二職以爲天子之佐而治殷之餘民周公既告以恤刑慎罰之事使之明於小大輕重之序乃可以無忝於司寇之所掌而衛之刑罰亦得其當又當謙恭自牧而不自以爲能則其所以丁寧告勑之者可謂盡矣然衛之民染紂之化風俗頹敗父子兄弟之倫悖亂而不順久矣此非刑罰

之所可得而禁亦非歲月之所可得而革也惟其待之以寬持之以久優游訓迪使之遷善遠罪復其所固有之性則刑罰不試而風俗丕變矣故自此以下又告之以先教化後刑罰漸摩浸漬以革衛之惡俗也已者起語之辭謂汝雖小子然未有若汝之心有志於善也成王既謂未有若汝封之心則康叔之心成王蓋深知之矣成王既知康叔之心而成王之心與夫所脩之德亦汝康叔之所深知也我知汝之心則汝之心聞於我者當以所能行也汝知我之心則我之所以告汝者皆汝之此為可行也家語曰非其人而語之如會聾而鼓

之是其人而語之如聚沙而雨之成王知康叔之心康叔又知成王之心則其告之也豈不如聚沙而雨之乎蘇氏曰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此說是也既言我之與汝相知如此故遂從而誥之所以治殷頑民之道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昏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凡民自得罪者言其得罪於天下自己而招之而非上之人有以使之然也如所謂自作孽是也而其所謂罪者則寇攘姦宄靡所不爲又且殺人殉越人而自取其貨以爲己有且其自強於爲惡而不畏死也夫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眞情也人惟畏死然後可以死懼之既不畏死矣則何所不至哉此其所以犯天下之所共怒而無不惡之也周公將告康叔以衛之風俗自棄於人倫而拂其天性之愛汝當適之以美教而不可遽齊以刑故先設此以爲言而以其輕重相較以發明其意也故繼之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言寇攘姦宄之

人是誠元惡也人固已大惡之矣況於不孝不友之人其惡爲尤大而人之惡之也當愈甚矣人之惡不孝不友者固當在於寇攘姦宄之上然寇攘姦宄之人則可以致之死而無憾而不孝不友者汝則當有以自責而未可以全罪於民也蓋凡民之自暴自棄陷於大惡干國憲而犯衆怒以至於戮不畏死是誠所謂無忌憚者也此誠教化之所不可加蓋其自得罪故也是誠可惡也可惡則可殺矣若乃爲人子而不能敬行其所以事父之事以失其父之心是子不子也爲人父而無惻隱怵惕之心以撫愛其子乃憎而疾之是父不父也爲

人弟而不念天之明有此長幼之分而不恭其兄是弟不弟爲人兄而不念父母之鞠子爲可哀而不友其弟是兄不兄也夫父慈而教然後盡父道子孝而恭然後盡子道兄愛而友然後盡兄道弟欽而順然後盡弟道故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雖不友弟不可以不恭父之於子兄之於弟各自盡其道不可以不孝不恭之故而愛友之心遂替也苟其爲父者曰子既不孝矣我何以慈爲哉其爲兄者曰弟既不恭矣我何以友爲哉子也弟也亦以是而存心則父子兄弟而俱失其道矣父子兄弟俱失其道雖悖天倫反人理若爲可憨然

實可憨而不可憨也蓋非其自得罪故也夫父子兄弟之倫皆其所受於天命之性無有智愚賢不肖之別也而乃汨沒其所受於天者此豈無所自而然哉蓋上失其道教化不明不能使斯民復其本性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則無乃我政之罪乎弔先儒以訓至今當讀爲弔閔之弔惟其我政之罪故可弔閔而不可憨是必引慝自咎冀其感悟而歸於忠厚爲可苟爲不於我政人以爲得罪彼天之與我民以常性而其泯亂至此曾不思其所以然之故乃曰吾當速用文王所作之罰刑以繩之罔有所赦民既不知夫自新之路而迫之於刑

罰則其不肖之心浸淫日甚亦將終不循乎大常矣故曰不率大戛爾雅曰戛常也速由罰刑而無赦而民之不率蓋自若也則刑罰不足恃也審矣何以多殺爲哉孟子常引此篇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以爲是不待教而誅則夫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人其必教之不改然後誅之而未可遽誅也昔舜之命皐陶作士寇攘姦宄則使之明五刑以治之至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幾於禽獸舜不以與寇賊姦宄之人同棄於皐陶之刑而乃使契爲司徒敷五教以導之且以在寬爲戒誠以五品至於不遜者非斯民之辜也故周公使康叔於元惡則當愍之而至於不孝不友則閔之正舜之用心也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猶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予曩告予曰國家必以孝令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之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亂其教煩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雖煩而益不勝也夫以不孝不友不慈不悌之人固爲大惡矣苟爲不教而殺則是夫子之所謂不辜也而先儒乃以爲速由茲文王作罰刑謂周公使康叔案

法而誅之王氏亦同此說信如此言則夫子赦父子之訟爲縱惡而季孫之言爲合於周公也故不如蘇氏之說爲勝也下文言父子兄弟之皆失其道而其上文特言不孝不友者蓋其文先言子之不祇服厥父事次及於兄又次及於弟然後及於兄之不友故其初但言不孝不友者舉上下以包之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恣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外庶子訓人者薛博士曰庶子者公族之官也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燕義以謂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文王世子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於父子之義長幼之序然則庶子即諸子也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其所掌一則諸侯與天子之官同故燕義之所掌與周官無異也所謂訓人即如文王世子所言是也此其謂所掌與天子之官同則是矣至其以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未必然也燕義既言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則天子亦謂之庶子矣以外云者指衛而言也正長也正人謂衆官之長若周官宮正

主宮中官之長司會主天下之大計之官之長是
也越小臣諸節者謂正人之下諸小臣有符節者
唐孔氏曰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行文
書而有符今之印是也康叔錫壤於王以君一國
一國之化所自出也今苟不能宣明教化去汙染
而與之惟新使斯民之不孝不慈不友不恭之人
曠然大變以趨於禮義之域是汝正人之罪也汝
正人若不引慝於己自以爲罪而乃不忍斯民之
悖戾欲一旦舉而納之於刑固不足以使斯民知
改過而率乎大戛矣況夫汝衛國之臣受爵祿於
汝以助汝之訓迪黎民如庶子之宮其職以訓人

爲主以至夫衆官之長及諸小臣有符節之人是
皆有位於朝者也乃當分別其善惡以立斯民之
善譽不使其惡名之彰也然後可以無曠厥職苟
爲不念此不明此而無以助其君則是病其君矣
彼乃長於爲惡我亦將惡之也周公之所以言此
者蓋爲不能訓導商之餘民去其不善而長其善
遽以刑罰誅殺之非特康叔正人之得罪亦汝諸
臣之罪也此主於教民而言故先言庶子於正人
之上也汝若不能優游漸漬將之以久以驅民於
善乃速用此義循而殺之則是汝爲君爲長而不
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正也率殺若所謂案法誅

之是也小臣外正即上文所謂正人小臣諸節是也其曰外正亦猶外庶子云也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易家人之彖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家道正而天下定矣蓋使其一家之中父子有親兄弟有序舉斯心以加諸彼則天下之爲父子兄弟者定矣此其本末先後之序作於此者必有應於彼其機然也今衛之遺民其不孝不慈不友不恭陷於大惡而不能自反必以之施於家者未盡既不能齊其家又不能倡率其臣使小臣外正播敷教化以立民之善譽而其所恃以治民者惟有速由茲義率殺而已是汝惟肆爲威虐以整齊之放棄王之所以命汝者而不達之於民乃汝康叔以非德而用之以治民也不能厥家人越小臣外正猶左氏傳所謂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以德化民則民知善之可爲而不善之不可爲如水之寒火之熱故有恥有恥則雖驅之以爲不善亦不肯爲矣以刑齊民則民未必知不善之不可爲特強制之而已故無恥無恥則欺詐誕慢之心生凡可以苟免者無不爲也其犯上作亂何所不至哉今也率殺而無赦則爲非德又民以

非德則雖用文王之罰刑汝亦無以使民之率大戛矣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典先儒以訓常謂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王氏則曰周官以六典待邦國之治故爲諸侯當先敬典予竊以爲不然典者天敘之典即父子兄弟之常道也敬典者敬敷五教是也乃由裕民者在寬是也既不可以嚴刑峻罰以迫切之則無不敬典而用以裕民篤以誘之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然爾之所以裕民者亦豈可他求

哉惟文王之敬忌已潘博士曰敬則有所尊而能愼其所爲忌則有所畏而能戒其所不爲此說是也夫成王之所以望於康叔者固欲其祗遹文考而率由其舊不愆不忘也使其於不孝不友之人而速由文王之罰刑是亦祗遹文考而非所以祗遹之矣惟其裕民而惟文王之敬忌則得其所以祗遹之道也蓋不敬忌於文王而以之裕民乃曰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是罔民也爾之所以裕民苟曰我惟有及於此無不至也則予一人安得而不悅哉夫成王謂正人之弗念不教而誅其民亦豈成王之所欲哉弗念弗庸既以爲懟矣故

敬忌以裕民則我心悅懌成王之所好惡蓋在於此而其德皆康叔之所知則康叔之所擇術當如何哉此所以先言朕心朕德惟乃知而後告之以此也夫周誥商盤雖若詰曲聱牙而不可曉及反覆而考之則未嘗不錯綜經緯而有條理也學者不可不知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成王既以殷之遺俗染紂之化不孝不友大泯亂於民彝當於汝康叔政人得罪斯民苟陷溺其良心而不能自反於善則汝康叔固不可以逃其責矣何者斯民之所以至此者汝不知敬典以裕之故也然分土列爵以司牧殷之遺民者康叔也履至尊制六合溥天之下罔不率服雖殷之餘民亦皆歸於橐籥之中者成王也既以此為康叔之罪成王獨無責乎哉故自此以下又皆成王以訓迪厥俗使之生其善心者而自任於己也昔孔距心為齊平陸大夫而其民以凶年饑歲之故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既以失伍責之而距心自以為罪矣他日孟子為齊王誦之而齊王亦自以為罪也蓋以平陸言之責固在於距心以齊國言之責豈不在於王乎故以衛國言之則康叔

固當敬典以裕民以天下言之則成王獨可恝然不以爲意哉成王之告康叔謂我之所以朝思夕慮以康乂殷民未嘗有須臾廢其牧養之宜一有不至則天降之罰我當順受而不敢怨也我既以此而自任矣爾康叔當如何哉爽惟民迪吉康者言惟民當迪導以吉康之道其理甚明也夫堯舜之民仁壽非其民自爾也迪之者以其道故也桀紂之民鄙天非其民自爾也迪之者非其道故也夫殷之遺民不孝不友以大泯亂於民彝爲不吉孰甚焉如此則將陷於囹圄以危其身喪其家其爲不安孰甚焉然原夫殷民當其受天地之中以

生良心未喪之前孰不知吉康之不可一日舍而凶危之不可一日就哉其所以至此者蓋上之人無以迪之耳苟能以其所固有之性而還以治之則其不去凶危而就吉康未之有也惟夫民之於吉康必在夫有以迪之而後能秉彝而好德故我其思殷之先世哲王之德所可用以安治斯民者作而求之也先儒以求爲求而等之王氏以爲作而求我所爲蘇氏以爲民所求皆非本義蓋求與好古敢以求之求同作起也起而求商先哲王所以康乂民者而行之也王博士曰聖人不欲康乂天下之民則已如欲康乂天下之民而不知求

先王之德未見其能至也詩云王配于京世德作求夫武王之所以配于京者以三后在天故也此作求之謂也蓋成王戒康叔惟文王之敬忌以裕民則其自處可知矣而此言我時其惟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也此說爲善此篇言汝雖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謂成王之於殷民固未嘗不加意拊循以盡其應保之政汝康叔當惟我之德意以弘之而已則夫求殷哲王德之康乂民者正成王之本心也矧今民罔迪不適者無以殷之民其不孝不友與肺腑俱生不可以革也未有迪之而不適者蓋上之化下下之從上如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爲如金之在鎔惟冶者之所鑄豈有迪之而不適從者哉迪之於仁壽則仁壽迪之於鄙天則鄙天苟以爲自暴自棄不可變革而無以迪之則無政在於厥邦矣蓋邦之所以爲邦者以有政也無以迪民則何政之有故我之作求殷哲王之德舉而措之於天下者凡以邦之政不得不然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先儒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人告汝施德之說于

罰之所行欲其勤德謹刑此說是也蓋言我之所
以丁寧而告汝者皆監於古所謂德之說也德者
本也罰者其輔助也不本於德其何以行罰哉故
罰之行必本於德之說也王氏曰民悅汝德乃以
汝罰之行也有罪而不能罰則小人無所懲艾驕
陵放橫責望其上無已雖加以德未肯心說故于
罰行然後說德也王氏既於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無赦以爲此父子兄弟所以爲無可赦之道意
謂殷俗之薄非罰不能齊整其民而使之遷善故
其說不得不然也然觀王氏此言蓋其新法之行
不附己者皆私斥逐故以此藉口耳我既不可不

以德之說而諄諄告之矣然今天下之民未底
於靜以復其天性蓋以其心未有所止定也禮記
曰能定然後能靜苟其心未定則感於物而動矣
其能靜乎惟其未定以主之於中故上之人雖有
以迪之之屢丁寧曉譬至於再三而猶未喻也夫
迪之之屢而民猶未同似爲民之罪也然天佑下
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蓋天
之於民固欲其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以應其上然
天之所以誘民者豈諄諄而告之哉惟立之君
師以司牧之君師能脩教於上以納斯民於士君
子之域然後可以助夫上帝之寵綏四方而不曠

乎天職也今乃使民不定其心以底於靜則雖迪屢而民之未同者乃其所也豈民之罪哉蓋我不能盡其君師之道以助乎上帝而已矣故明惟天之必罰極我我既負天之所以委付於我者則其罰極之蓋將順受之豈敢怨哉夫人之所以治其己者不可使其身有可指之罪無以罪之小爲無傷也小或積而成大無以罪之少爲無傷也少或累而爲多則夫戒慎恐懼之心當如何哉惟其微疵細過皆可以致患害而招爲殃也況夫積之而至於顯聞于天而天其罰極之皆我自取之也豈敢怨哉成王之誥康叔固欲康叔負罪引慝無以

斯民之泯亂民彝不可懟而當以爲可憫也既以民之不孝不友而歸罪於康叔矣則爲成王者宜如何哉此所以自謂其迪屢未同則天以致罰極於我也蓋成王此言有成湯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之意湯之言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成王之言曰爽惟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此皆自任天下之重而不分過於其臣者也爲康叔者既知我之心與德矣則其聞是言也豈不深思熟慮求其所以敬與裕民之道以丕變舊俗哉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殄

敬哉者言我之所以告汝者汝無以爲陳言而不敬也爾當推不忍之心以治斯民無爲可怨之事也民之於君所賴以安其居而樂其生者也豈欲怨之哉惟君有以作怨則民怨之矣故戒以無作怨也若使康叔不裕民以文王之敬忌而惟以文王之罰刑用之則有以作怨矣非謀非善謀也非彝非故常也非善謀而從之非故常而行之則必至於敗事而作怨故戒以勿用也汝但斷之以至誠大法於敏德則怨何自而興哉蔽與一言以蔽之之蔽同言非謀非彝不可用而惟當蔽之以此

也薛氏曰時忱者至誠之道也敏德者至健之德也惟至誠故能守惟至健故能爲此說是也蓋古之人所以大有爲於天下者惟誠與敏而已守之以誠而行之以敏則豈有不裕者乎汝當用此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則可以裕民而民自寧矣我之所以分民而與之共治者惟欲其安寧而無危亡之患也今汝能裕民而使之寧則我不以汝爲瑕疵而殄絶之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王氏曰小子從父兄奉令承教則拘出而爲人君則肆肆而罔念或至于殄享以天命無常故也王氏於大誥肆哉其說亦然皆牽強不足取大誥之言曰肆哉而後曰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則其文勢以爲肆而不拘雖非其本義猶可爲說至此章曰肆汝小子封而亦爲肆而不拘豈可通哉肆今也成王之誥康叔反復詳盡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其言可無餘蘊矣又告之以天命之無常戒謹之不可怠故言今小子封也夫天之福祿災祥至難謀也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如影響然無毫釐之差豈可以爲常有而不失哉汝無謂我既錫汝以爵

分汝以土則衛國可長保也汝能敬典以裕民則子子孫孫繼世長久雖與周相爲終始可也其苟用非謀非彝以作怨於民則汝身之所不能保何有於後人故汝當念之無使我有以殄絶之也享明乃服命先儒曰享有國土嘗明汝所服行之命令是也高乃聽者聽於古先也夫成王之告康叔自祗遹文考推而上之至於敷求殷先哲王及遠惟商耆成人推而上之至於別求聞由先哲王則其聽豈不高乎用康乂民即上文所謂用康保民是也惟聽之高則可以康乂民矣言汝往之國當敬典以裕民使民之有父子兄

弟之愛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當常行而勿
廢也欲不廢其所以敬典之事也能聽朕告汝者
服膺而不失則以殷民世世享國矣夫殷民者染
紂之化陷於大惡其受衷於天者皆泯亂而不復
存矣若不可以與之一朝居也然衆非元后何戴
后非衆罔與守邦使其以殷民暴戾之故嚴刑峻
法以冀其改雖刑者相望於道而不孝不友之人
自若也其誰與守邦也哉惟其敬與於上以夫民
之所固有者還以導之則殷民雖泯於民彝而其
終也必將去其放辟邪侈之事以自反於善以之
世享豈不可哉昔唐太宗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

難治矣魏徵曰大亂易治譬如飢人之易食也封
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刑法漢雜
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
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
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耳若人漸澆詭
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
能對魏徵之心蓋以君子之道待天下而不以小
人之道待天下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惟在上之
人所以化之者如何耳如德彝之言則是刑罰可
以遏亂原而納之治也大宗從徵而不從德彝先
教化而後刑罰是以四年而遂致太平成王之告

康叔亦不欲鄙其民而寬以待之故其始終之間而以告之者惟曰欽典以裕民而已蓋不欽典則斯民不知父子兄弟之親而可愛欽典而不裕民則民不能優游餐飫而善心自生與不欽典何以異哉惟其欽典而裕民則其始也雖不孝不友天下之所共棄而其終也必將遷善遠罪陶陶然而不自知矣其與刑罰豈可同日而語哉嘗觀秦之末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至於漢興遺俗益甚及文帝之世蓋秦滅者五六十年矣而殺父

然漢之君臣特以簿書期會不報之間以爲大故至於流俗失世敗壞因恬而不知怪故秦之舊俗迄不悛革歷千餘年而卒未有以復文武成康之舊惟成王以欽典裕民而告康叔推其言而行之則其丕變於忠厚豈難也哉不觀諸漢無以知成王之言爲當時之要務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